

文艺评论家 李准:

作品具有浓浓暖意和善意

艺术风格的形成是艺术家个性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王丽萍的独特艺术风格,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专注于都市生活题材创作,尤其关注普通家庭的人生和命运。这样坚持下去,她的创作很快能成为一部形象的、反映当代中国普通生活的百科全书。二、她站在都市普通生活人之中,来理解、发现和拥抱他们,用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现实,具有特别的真实感和亲切感。三、她没有矫情地去编造戏剧冲突,也不搞一地鸡毛式的烦琐铺衬,而是从普通生活中发现人性美和生活美,有行云流水之势。四、能坦荡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并努力去解决它们;真实地描写和讴歌美好生活,赋予作品浓浓暖意和善意,并用独特的角度唱响时代主旋律。五、擅长塑造中国年轻女性形象,特别是《媳妇的美好时代》《双城生活》《保姆》,为女性人物形象增添新的光彩也带来了新的冲击。

另一方面,王丽萍创作的成功也给予我们几点启示:一、即使没有大投入、大制作,没有帝王将相,没有重大历史事件,只要是真实精彩地表现了当代中国,写出当代中国普通人命运,作品同样能够赢得观众并走向世界。二、有艺术个性,才能有更大的艺术魅力。鲜明的艺术风格,会形成有信誉和感召力的艺术品牌。三、艺术家要想取得成功,不仅要潜心深入生活,真诚拥抱生活,还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艺术规律的要求,去发现和感悟生活的真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做出独特的艺术提炼和呈现。

文艺评论家 仲呈祥:

坚持贴近生活 强化精神引领

王丽萍深入自己熟悉的生活,贴近民生和民情,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抓

入乎内 有生气

出乎外 求高致

——京沪专家评述王丽萍编剧艺术

8月24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及中国文联研究室等单位主办的“王丽萍编剧艺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京沪两地的众多文艺评论家、导演、演员齐聚一堂,就王丽萍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分析评鉴。

住为人民创作的导向,始终如一,坚持多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王丽萍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艺术创作不能止于贴近和深入,还要以文化自觉和自信的态度,站在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用自己的美学理想去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王丽萍的作品在反映生活方面做得相当到位,在引领方面作出了成绩,但尚有强化的空间,我非常诚恳地希望王丽萍在真实、生动、深刻地反映当代家庭伦理生活的同时,今后的作品能更自觉地去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故事好编,细节难找,好作品的关键在于细节。发现细节,是王丽萍创作的一大优势,她的作品不仅台词说人话,细节也源自生活,我希望她能继续发挥江南女子对生活和情感体验细腻的长处。

总之我祝贺王丽萍,作为中国当代编剧领域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艺术家,她是了不起的,希望今后能精心营造并发挥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和优势,更上一层楼。最后还有一个小建议,以后写电视剧,一年一部不能再多了,长篇连续剧写多了就不能保证质量。所以,千万要珍惜自己的品牌,宁肯写精写少,也不要砸了牌子。

其他专家观点:

《文艺报》主编阎晶明认为,王丽萍的创作不同于一般家庭剧的婆婆妈妈,而是“注重真善美的表达,强调家庭成员如何更和谐、更好地相处。”导演阎建钢谈到与王丽萍合作的最大感受时说:“她是一个有诗心的编剧,一个编剧有诗心,才能够有诗情,才能够让作品有诗意。”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将王丽萍归类为“温暖的现实主义者”,“她的作品里也有矛盾和纠结,但她会用宽容的方式、温暖的心情去表现,去诉说。”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赵彤将王丽萍的电视剧比喻为一幅“清明上河图”,“她的创作体现了对当代中国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观察,一点一滴的积累出以家庭史为样本的社会史图库。”

陶禹丹 整理

93岁的饶平如先生在克勒门艺术沙龙讲他的爱情故事。虽有不少人看过他的漫画集《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但还是再一次被感动。很少人知道他还曾是出生入死的抗日老战士,更多人则感动于他和她妻子在动乱时代艰难仍不失幸福的平凡人生。

这让我想起了前一阵子被叫停的抗日“神剧”。长期以来,我们的电影都试图聚焦大场面、大题材、大战争,这也没错,但当江郎才尽时,就拿抗战这个题材当封神榜来拍,未免过于雷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电影聚焦于平凡的人生呢?聚焦那些在战争、动乱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吧。看看战乱给普通人带来的磨难,看看人性在战乱中如何被扭曲和泯灭,也看看人性在战乱中如何坚守善良,如何奋起,如何升华。

聚焦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每一次变革中小人物的命运吧。每一次变革中,小人物总是可能被时代的潮流抛来抛去,但是他们也总是很顽强地生存,有爱有恨。从中深入发掘,我们就能探究社会的变动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及普通人对社会的影响。通过这样的电影,人们会获取力量,会更相爱。不要总是像那些偶像剧那样,20来岁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就成了什么总,开上了名车,牛气冲天地将脚搁在大班台上。这和现实相悖,也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

英雄和成功人士题材也许是能叫座的电影,但从普通人乃至小人物的生活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引发人们的共鸣和同情,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这才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大制作。

天汇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神来之笔 点“石”成金

——沪剧《敦煌女儿》观后

□戴 平



■沪剧《敦煌女儿》剧照

图TP

枯燥素材 艺术表现

樊锦诗曾自谦地对茅善玉说:“我们这个职业没有故事可言,没什么好看的。”敦煌的生活、工作极其艰苦,该剧写的又是真人真事,因而缺少戏剧冲突,这不免增加了编演的难度。导演陈薪伊的神来之笔,是让148号洞中的释迦牟尼卧佛从壁画上活起来,和樊锦诗对话、对唱,樊锦诗听到悉达多王子放弃荣华富贵出家普度众生的故事后,受到感动,倍增留守敦煌的决心,这符合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唐代洞窟中美丽的歌舞伎程佛儿从壁画上徐徐走下,和飞天一起翩翩起舞,舞姿曼妙,色彩艳丽。在舞台上,因有佛祖和程佛儿、飞天的入戏,戏好看了,樊锦诗的心理活动也丰富了。陈薪伊这两招获得了成功。

矛盾冲突 尚待加强

这是一出弘扬理想、传递正能量的优秀原创剧目,也正因其尚处于初创阶段,故还有很大的修改、提高空间。如全剧精彩的唱段还不多。樊锦诗严词拒绝开发商的诱惑,固守千佛洞的那场戏,体现了她的高风亮节。据说,现实生活中开发商的利诱,要比戏里描写的强烈得多。樊锦诗说:“家里的事我可以不想,但文物损毁了不可修复,洞窟坏了,我们就是千古罪人。”矛盾既已展开,似不宜匆忙收场,冲突如能强化,戏的含金量则可增加。此外,常书鸿的戏似可增加一点。因为樊锦诗是被常书鸿召唤到敦煌的,常书鸿既是她的恩师,又是敦煌学的开创者,他是樊锦诗的楷模。而樊锦诗又带出了一批批年轻的研究者,守护敦煌的大业才能“灯灯相传,其明不尽”。丈夫彭金章的戏,后半段也太弱了,他是樊锦诗这个成功女人背后的一位伟大的学者型的男人,建议增加一点彭金章的唱段。